

《虹》中三代人灵与肉的搏斗

谢心悦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05）

摘要：虹(The Rainbow, 1915)是英国著名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 1885-1930)的代表作。小说通过叙述布朗文家族三代人的生活和情感经历，通过描述英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阐释了作者对于两性关系的探索。

本文主要分析了《虹》中三代人在灵魂及肉欲上的冲突。小说中的第一代，汤姆和莉迪亚是田园牧歌时代典型的貌合神离的婚姻，他们在心灵上疏离，却本能地在肉体上得到了结合。小说中的第二代，威廉和安娜有着一段更为不幸的婚姻，他们在心理上冲突不断却享受着肉欲带来的满足。第三代的厄修拉和斯克里宾斯基在精神上追求独立却在肉体上过度依赖对方，最终也成为了现代社会中一段无果的爱恋。这三代人在婚恋观上有着相同点却也有着显著的差异。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虹》中三代人的婚恋模式来探索在劳伦斯心中一种相对理想的婚恋模式。

关键词：两性关系；婚恋模式；冲突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D]

1 简介

大卫·赫伯特·劳伦斯（1885年—1930年），是20世纪最杰出的英国作家之一。由于其小说中多处对情感心理和性爱场景的直白描写以及大量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他成为了文学史中备受争议同时也是最具反叛精神的作家之一。他的著作个人特色鲜明，通过描写现代工业文明对社会文明、传统工业、自然以及人际关系的破坏，来呈现社会所出现的种种不和谐。同时，他指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唯一的办法就是远离堕落的工业文明，回归自然。

《虹》（1915年），劳伦斯的杰作之一，一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的百科全书。《虹》以劳伦斯的家乡诺丁汉郡的农村生活作为背景，描写了布朗温家族三代人恋爱的故事。通过三代人在建立和谐性关系上的探索，构成了小说的主线。

在西方，劳伦斯的《虹》、《儿子与情人》以及最具争议性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作品一度被视为“淫书”，遭到禁止出版及封杀。劳伦斯死后，E. M. 福斯特和阿诺·贝内特公开发表声明，认为他享有很高的文学地位，福斯特认为他是当时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贝内特认为当时没有任何一部作品比得上《虹》。与此同时，当时有影响力的批评家T. S. 艾略特和J. M. 默里却贬低劳伦斯作品并对其进行讨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者利维斯和穆尔引领了劳伦斯研究的热潮。随着文学批评理论不断发展，劳伦斯的作品可以从不同的文学批评的角度进行分析，例如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理论和酷儿理论，评论家对劳伦斯作品的研究日趋完善。曼彻斯特大学基思·萨加在其书《劳伦斯的艺术》（1966）里认为《虹》这部作品是一个完美的媒介，揭示我们的生活关系就像变化的彩虹。R. E. 普里查德的《黑暗的身体》一文认为，“劳伦斯有同性恋倾向”。近来，一些批评家笃定劳伦斯是一个女权主义的倡导者，因为厄休拉是女权主义的原型。纳内特诺里斯集中在劳伦斯的作品中的宗教性。

在中国，劳伦斯书中关于平衡的男女关系，女性主义思想，同性恋倾向和工业化对生态的影响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焦点。王丽波在《小说纵横》中发表的《诗意地栖居——劳伦斯《虹》中反应的生态美学》，提出《虹》创作的动机是“回归自然”，是作者在身处巨大的社会变革时，发现人们精神信仰丢失的原因，借逃离工业文明向往应该乡村和土地的创作。此类研究重点关注文本，剖析其社会背景与自然描写。学者李立认为《虹》这部小说的题目就让人联想起《圣经》中的虹，是劳伦斯借《圣经》之虹来搭建自己的生命之虹和救世之虹，描绘出一个伊甸园的失落与重建。

虽然人们已经写了许多关于劳伦斯的评论作品，他们大部分作品的讨论中心是写作技巧，对女性的态度，扭曲的文明，小说结构以及表现在他的作品中的宗教意义。本文旨在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虹》，集中探讨劳伦斯所描绘的理想的和谐两性关系。本文将主要分析三位女性角色，莉迪亚·兰斯基，安娜·兰斯基和厄休拉·布朗温来阐述作者所强调的灵肉结合、富于人性意义的性爱观。

2 第一代农业社会中灵魂与肉体的较量

布朗温家族的第一代是英格兰农民汤姆·布朗温和波兰贵族寡妇莉迪亚·兰斯基，他们的婚姻充满着相互疏远和靠近，冲突与和解。他们的婚姻是农业社会中貌合神离的婚姻，夫妻之间没有心灵上的契合与共鸣，有的只是安稳的生活和令人绝望的陌生感。

2.1 精神上的疏离

汤姆·布朗温是生活在玛斯农场的勤劳而朴实的英国农民。汤姆 19 岁之前所接触到的女性只有他的母亲和姐姐，19 岁时曾在一个小酒馆与一个妓女发生过关系，此后他对性产生了厌倦与恐惧的态度。在遇见莉迪亚之前，他的男性人格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当他第一次见到莉迪亚，他便被她的异国情调的魅力所吸引。“是她。她来了，他知道，这是他的命运。”（劳伦斯，2011：24）。尽管汤姆对于莉迪亚这个异乡人的过去知之甚少，他仍然向莉迪亚求婚了。出人意料的是，莉迪亚竟然愿意嫁给刚认识不久的汤姆。“她准备接受他。她想要他作为自己的丈夫。”（劳伦斯，36）他们的婚姻是基于本能的性冲动，是一种对于性的渴望，而不是相互理解和尊重。

汤姆和莉迪亚匆匆结婚，因此他们并没有为自己新婚姻新生活做好充分准备。“对他来说，她仍然是陌生的、未知的。”（劳伦斯，2011：49）在结婚初期，他们有过激烈的冲突，最终走向平静。思想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他们在生活中越走越远，就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这种困境是不同的家庭和文化背景相结合的结果：莉迪亚来自一个波兰贵族家庭，这意味着她已经获得比汤姆更多的教育，然而汤姆他们家世代都是农民。几个因素导致了他们的精神上的疏离。首先，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教育和家庭背景，生活经历也不尽相同，这是他们的精神疏离的根源。新婚之时，莉迪亚愿意接受汤姆作为她的丈夫，但共同生活了几天后，她便对汤姆关闭了她的心门，变得冷漠且陌生，与丈夫保持距离感。因为莉迪亚清楚地意识到知道，汤姆和她之间没有共同话题，精神上也找不到任何共鸣。对于莉迪亚来说，与其说汤姆是她的人生伴侣，倒不如说是她的生活搭档。莉迪亚是自私的，她渴望从丈夫得到爱和安慰，却不愿对丈夫的情感与爱意加以回应。莉迪亚并不讨厌汤姆，只是她不愿意承认丈夫汤姆是这个世界上对于自己来说最亲密和最珍贵的人。汤姆无法洞悉她的精神世界，也曾经为了走进她的世界而做出过巨大的努力，却始终未能成功，内心也十分痛苦和沮丧。因此，汤姆陷入了时而痴迷时而排斥妻子莉迪亚的怪圈。双方都默默承受着这看似美满实则不幸的婚姻所带来的痛楚。

其次，莉迪亚的第一次失败的婚姻是一直像梦魇一样折磨着她。在她的第一次婚姻中，莉迪亚就像她丈夫保罗·兰斯基的影子一样，没有自我，没有自尊，没有自由。保罗是一个狂热的爱国分子，莉迪亚跟着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几个孩子都因病惨死在逃亡的途中，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感情上的挫折使她对于自己的第二次婚姻充满着不信任感，她从来没有完全打开她的心门给她的第二任丈夫汤姆。莉迪亚只是想要安定下来，在英国这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或许在她的心目中，丈夫不再是天，她也不再

是丈夫生活的陪衬，她更是她自己。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莉迪亚与汤姆精神上的疏离可以看做她的女权主义意识对父权制文明的反抗。在她的第一次婚姻中，她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她嫁给了父亲的意愿，她完全不了解的未婚夫。莉迪亚一直生活在她的第一任丈夫的意愿之下，她没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不满。她自身的力量无法对抗她的父亲，她的第一任丈夫和男权社会的意愿。几年之后，丈夫的去世终于使她摆脱丈夫对她的束缚，她感到释然，她终于可以为自己而活。第一段婚姻的悲剧让她意识到了父权社会的黑暗，她想要以一个崭新的方式生活在一个完全全新的环境中。在那里，她可以保留自己的个性，她的异乡人身份和她同周围人的距离感。这可以看作是莉迪亚女性主义意识的萌芽。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她拒绝汤姆走进她的内心世界，她一个人享受着自己的世界。单从精神角度来看，可以说莉迪亚对她的丈夫汤姆毫无情感。

因此，他们在精神领域也不能沟通。他们疏远的灵魂，就像在汪洋大海两个独立的岛，遥遥相望却不能靠近。他们的婚姻是基于本能的对异性的渴望，而不是精神上的满足，他们精神世界的不平等注定他们不能拥有一段真正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尽管这对夫妇对于他们婚姻所存在的问题心知肚明，却不愿意做任何改变来破坏这看似宁静看似美满的婚姻，他们从这段婚姻关系中所获得的感受是低层次且不完美的。“因此，汤姆与莉迪亚的婚姻体验中，汤姆的灵魂和身体，他的心态和本能，他的感觉和激情之间的冲突占主导地位。”（徐积秀，2006：10）在这样一段脆弱而微妙的婚姻，他们都过于敏感脆弱，害怕自己受到伤害，也害怕对方受到伤害而失去对方。他们不在乎对方是否与自己在心灵上契合。他们不在乎自己是否能得到对方精神上的安慰。“汤姆站在一旁，让她完整，独自一人。”（劳伦斯，55），他们要的只是一个生活搭档，而不是一个灵魂伴侣。

2.2 本能上的需要

汤姆和莉迪亚在精神世界中相互疏远，讽刺的是，他们却有着和谐的性关系。他们貌似和谐的婚姻是基于本能对性的需要，而不是精神上的需要。“她的心态是偏离了她的本能，她的身体和身体的激情。”（徐积秀，2003：11）和谐的性生活，是汤姆“知道了什么是完美”，而莉迪亚则“像一朵刚刚盛开的鲜花一样变成了一给新人，站在那里时刻准备着，等待着，准备接受雨露。”他们双方都沉溺于这种幸福感，“莉迪亚让她的丈夫享受他们的肉体幸福，这让汤姆摆脱过去和未来，充分享受当前场景中的幸福。”（杨光，2004：32）两年后，他们有自己的孩子。在别人眼中，他们已经有一个完美的婚姻，事实上孤独的精神世界所带来的失落感远远超过来自身体的满足感。因为身体接触而产生的幸福感是较肤浅的，若婚姻缺乏沟通和理解，缺少共鸣进而保持陌生感，这样的婚姻是低层次的。这对夫妻在他们的生活中保持个性，但这种个性不是基于他们对自己伴侣的欣赏和理解，而是基于他们的陌生感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可逾越的距离感。（梁根顺，2008：109）

通过描述第一代的婚恋故事，劳伦斯指出，没有精神沟通，缺乏精神感应的婚姻不是一

个美满的婚姻。他也暗示了理想中完美的婚姻应该是精神需要和本能需求之间的完美平衡，同时夫妻双方又保持相互独立。汤姆和莉迪亚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就像是两个熟悉的陌生人，在白天，他们彼此疏远，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由于和谐的性生活带来的满足感，却使这种陌生感消失了。他们过着看似美满和谐的生活，以牺牲自己个性和自我发展作为代价。劳伦斯用大雨中汤姆的死亡作为第一代时代的结束，开启了第二代，安娜和威廉。

3 第二代转型社会中灵魂与肉体的较量

第二代布朗温家族是汤姆的继女安娜·兰斯基和汤姆的侄子威廉·布朗温。他们的婚姻关系比起上一代来更为激烈和紧张。“同第一代相比，第二代所追求的理想婚姻携带着更多的意识。”（王立群，2008：35）安娜和威廉试图寻找一个桥梁来沟通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没有成功。他们都希望在家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一行为给他们带来无法治愈的痛苦。通过描绘的第二代婚姻生活，劳伦斯指出：“婚姻中不应存在着绝对的独裁者，没有人应服从于对方”（杨光，2004：31）

3.1 精神上的冲突

安娜是一个敏感，高傲且倔强的女孩。少女时期的安娜孤芳自赏，梦想成为像亚历山德拉王妃一样的贵妇，希望自己比同龄人优越，对周围的一切事物具有强烈的占有欲。她不安于玛斯农庄和小家庭与世隔绝的状态。安娜十八岁时，遇见了她的表哥威廉。对于安娜来说，威廉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他代表未知且神秘的外界，诱惑着安娜离开玛斯农场。爱情开始的时候，她变得很盲目，她热切地向威廉表明心迹，她每天“热切的盼望他来，她在他身上找到了寄托”。尽管家人们极力反对他们的结合，安娜和威廉仍然草率的结婚了。安娜和威廉的婚姻是现代婚姻的象征，作者对其持否定的态度。

他们的结合是冲动的产物，这注定着他们的婚姻伴随着精神上持续的冲突。他们有一个完美的蜜月可是却好景不长。蜜月过后，他们的婚姻因为两人性格的差异开始出现裂痕。两人都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却又争强好胜不愿向对方屈服，想成为自己家庭的操控者。他们有着信仰上的分歧和关于主导权的斗争。“第二代的威廉和安娜，就像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吃了知识的苹果，因此有了关于“自我”的意识，这连根拔起了他们的自然愚忠性”（宁玉洁，2007：20）。他们的婚姻是一场关于在婚姻关系中占主导位置无休止的战争，灵魂上的冲突把自己婚姻逼近崩溃的边缘。；

他们最大的分歧是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对待宗教的态度。威廉虔诚地相信着宗教，他迷恋天主教大教堂的设计和木雕。安娜却对宗教抱有怀疑的态度，两人发生争执时，安娜便用攻击教会的方式来伤害威廉，这让威廉非常恼怒且苦不堪言。安娜敏感地认为她的丈夫更关心教会和木雕，而不是她和他们的家庭，这让她非常反感威廉对宗教的痴迷。此外，安娜外向而活泼，威廉保守且敏感，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也为他们日后的争吵埋下伏笔。安娜霸道强而势，相比之下，威廉懦弱而胆怯。他们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不同的性格特点进一步激发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新婚之初，威廉是典型的菲勒斯中心主义，他企图控制安娜。这种思想刺激着安娜，她予以还击，这种行为极大地伤害了威廉作为男人的骄傲和自尊。（范光强，2007：35）他们都希望在家庭关系中占据上风，征服对方，打败对方，因此各自采用极端的方式企图征服对方。通过描绘第二代的婚姻，劳伦斯揭示了一个关于完美的婚姻重要的道理：不要试图主导或控制你的配偶。夫妻之间应是平等的夫妻关系，否则痛苦的回忆会压倒一切的幸福圆满。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安娜对她的丈夫和对已婚妇女的传统形象的反抗可以被看作是对父权制文化的反抗。人们普遍认为在一个男性占主导的社会中，丈夫在一个家庭中是权力持有人，丈夫理所当然地占有他妻子的灵魂及身体。而在《虹》中，三位女性人物都意识到这种不平等关系，但莉迪亚只敢于从内心拒绝她的丈夫；安娜比她母亲的思想更为先进，因为她敢于把心中女权意识转化为行动。不幸的是，她的反抗一直受制于那个转型社会。至少她敢于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对自己丈夫的不满，这相对于她母亲来说是一巨大进步。不幸的是，她的反抗最终在沉默中结束，她成为生育机器。安娜采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她对于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控诉，以她婚姻的幸福为代价。“如果她的灵魂不能说话，她的子宫可以。”（劳伦斯，183）劳伦斯认为，和谐完美的婚姻往往是在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冲突后取得的。当冲突的释放渠道不是双方沟通解决，而是被压抑下去，这样的婚姻注定不幸。

3.2 生理上的满足。

威廉是一个典型的被西方理性文明异化的人物，他单纯地享受生理快感，把安娜当做发泄的对象，然而安娜渴望的是身体与心灵的统一，而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快感。他们曾纵情享受床第之欢，但那种满足感减退后，心里的失落感却越发强烈。他们的生活不能没有对方，他们被极强的欲望和摧毁对方的企图所淹没。他们只有肉体的满足却没有精神上的享受，生理的满足无法弥补的精神空虚。（郑立军，2011：10）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化和工业化对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间接地导致了扭曲而畸形的婚姻关系。一个理想的婚姻中，夫妻应在相同的位置，而不应该被界定为孰优孰劣。如果婚姻变成了束缚，他们的婚姻关系会变得非常脆弱，且这个过程中他们两人也会毁掉自己。安娜曾试图成为完全独立于她的丈夫，但她的生活不能没有她从她的丈夫得到肉体上的愉悦。

法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应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怀孕。（波伏娃，2008：221）但在《虹》中，安娜最终选择成为生育机器来报复丈夫威廉，选择用养育孩子来麻痹婚姻带来的失落感。在日常生活中，夫妻不可避免的都会有矛盾，夫妻应该尽量平息矛盾而非激化矛盾。独立的人生就像一条河，婚姻是两个独立个体的结合，意味着两条小河汇成更为宽广的河流。

通过对第二代的描述，劳伦斯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想法：婚姻应该同时包含精神上的爱恋和肉体上的欢愉。没有爱情的婚姻，人活着只是为了肉体的欢愉，是对婚姻的亵渎。在这部小说中，《虹》代表幸福和圆满，在第一代，读者能隐约看到彩虹的框架，但在第二代，彩

虹的少许部分出现，但也很快消失殆尽，支离破碎。

4 第三代现代文明社会中灵魂与肉体的较量

第三代的布朗温家族是安娜的长女厄休拉·布朗温和安东·斯克里本斯基。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的爱情所处的环境比前两代更加复杂。他们已成为相对独立的个体，也发展出相对独立的人格，对于爱情和婚姻有着更为理性的看法。他们在恋爱期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最终导致二人分道扬镳。第三代的厄休拉和斯克里本斯基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的象征。

4.1 精神上的独立

厄休拉·布朗温是整部小说的核心人物，也是劳伦斯最喜爱的女主角之一，因为她代表着崭新的一代人。她厌恶自己死气沉沉而又封闭的家，厌恶自己的母亲在家庭中扮演着生育机器的角色。她争取独立，渴望在这个父权社会用所学的知识站稳脚跟，也正是丰富的学识带来的巨大力量使得厄休拉敢于向传统的束缚挑战。

厄休拉十六岁的时候，遇见斯克里本斯基并且爱上了他，可事实上斯克里本斯基需要的只是一个顺从的妻子，这令厄休拉非常失望。除此之外，两人也有着迥然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安东是一个主张菲勒斯中心主义的人，与此相反，厄休拉是女权主义的支持者。但是他们之间交流的效果却明显优于第一代和第二代。他们象征着 20 世纪崭新的一代，思想更为独立也更加豁达。

当这对情侣谈论到殖民战争时，斯克里本斯基毫无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盲目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赞成殖民化，认为这是将文明带到那些落后的地方去。厄休拉却与他意见相左，她直言不讳地指出战争的肮脏：“为什么你要到那里去？我会做应该做的事情，因为那是真实的。你不会是自己，如果没有国家。他们会来得到你的一切。”（劳伦斯，288）幸运的是，他们文化程度相当，愿意开诚布公地交流，却没有试图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对方。在精神上独立，在恋爱关系中仍保持个体与人格的独立性，在思想精神层面有沟通但并不因为意见不一就怨恨对方甚至报复对方，这是逐渐开明的社会为第三代所带来的的巨大进步。

厄休拉永远不懈地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但斯克里本斯基则倾向于安于现状（杨光，2004：41）厄休拉可以看作是现代女性的模范，她认为女性和男性拥有平等的权利去上学，去工作。更重要的是，她意识到经济上独立有利于发展人格的独立，意识到经济的独立才能带来人格的独立。最初，她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学当老师，她梦想在工作中找到自由，却发现小学不过是一个“监狱”，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她的工作热情。失望之下，她决定去伦敦大学学习。起初，她认为大学是知识的殿堂，不久她便意识到，大学就像是一个杂货店。大部分人来到这里只是不过是为了买一个学位，就像他们为了向别人炫耀而购买豪华的珠宝一样。这些描述表明，关心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厄休拉对于周围事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同她自我封闭的母亲和祖母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斯克里本斯基向她求婚多次并请求她与其一起去印度，但厄休拉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答

复。因为担心她可能会像她的祖母和母亲失去自我，成为一个完全的家庭主妇、一个顺从的妻子、一个生育机器，因此她内心是拒绝嫁给斯克里本斯基的。（王冬梅，2007：38）在厄休拉心里，她并不满足于祖母那种传统的貌合神离的婚姻，也不愿意想她母亲那样，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家中操持家务生育孩子直至年华老去。（杨光，2004：42）

这种自我意识和反传统思想以及家庭原因可以看作是厄休拉和斯克里本斯基之间矛盾的源头。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吵，厄休拉与斯克里本斯基分手了。斯克里本斯基很快便另娶上校的女儿并前往印度上任。与此同时，厄休拉发现自己怀孕了，却发现安东早已另娶她人。或许在厄休拉发现自己怀孕之时，曾经想过向安东妥协，最终命运却跟她开了一个玩笑。这就是《诗经》中所讲：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厄休拉说道，“当时她依然喜欢安东，正如喜欢她的记忆。”（劳伦斯，389）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厄休拉身上已经有着明显的女性主义烙印。厄休拉的身上体现着强烈的现代意识：她必须寻找自己的独立，同时打破了传统婚姻的羁绊。“安东是一个令人愉悦的丈夫，因为他是体面和具有吸引力的，但他不明白厄休拉的精神世界和追求。”（宋礼慧2009：37）厄休拉曾经在一所小学工作，经济的独立使自己的思想变得成熟，她去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开阔视野以便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了解世界也勇于和外界交流。她所做的事情在当时看来都是非比寻常而又离经叛道。她追求真爱追求精神上的共鸣，不仅是肤浅的婚姻或仅仅是和谐的性关系。

与厄休拉相比，斯克里本斯基是现代社会在殖民时期的典型产物。（范光强，2007：27）。他代表着当时堕落的英国政府，尽管他很英俊优雅，举止不俗，使得厄休拉对他一见钟情，但两人追求上的差距使得这一段恋情并没有开花结果。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们有意识地把自已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不仅是一个他们配偶的附属品。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人们对他们的婚姻是有着更多的期待和追求。

4.2 肉体上的愉悦

厄休拉爱上了年轻的陆军工程师斯克里本斯基。他的修养，学识和高贵的血统令厄休拉痴迷，与厄休拉的懦弱父亲完全不同，中尉斯克里本斯基阳刚之气十足。她在给斯克里本斯基的信里写道：“我非常爱你。我喜欢你的身体是那么的清晰细腻。你不要去赤身露体，否则所有的女人会爱上你。我很嫉妒吧，我很喜欢。”（劳伦斯，298）

当斯克里本斯基要去南非参战之时，不愿分隔两地受到欲望上的折磨，厄休拉便与他分手了。当厄休拉即将大学毕业时，斯克里本斯基再次出现了。乌苏拉仍然爱“他质感细腻的脸，他的皮肤。”（劳伦斯，314）显而易见，厄休拉对斯克里本斯基的身体的渴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的本能和她对异性的性幻想。他们的互相靠近和互相远离更像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对异性的渴望与幻想。“厄休拉说，她不关心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除了她已经从安东身体上得到的快乐。”（赵晨光，2005：23）他们一度分手，他们的复合也是因为“肉体快感的缘故”，而不是彼此之间他们的精神依恋和精神寄托。再一次，当性格矛盾变得不可控制和不可避免

时，他们的爱情走到了尽头。

与前两代相比，即使厄休拉的母亲和祖母都经历了失败的婚姻，两人从来没有想过与丈夫离婚的。他们选择留在婚姻沼泽里，安稳一生直至终老，或许是没有精力再去寻找一个可能的伴侣，或许是在感情中伤痕累累。到了厄休拉，尽管她享受安东带给她的俗世的快乐，但在她的内心中，精神层面的满足显然更加重要。如果说在前两代人身上所发生的灵魂与肉体的搏斗中，肉体获得了全面的胜利，那么在第三代的厄休拉身上，灵魂终于占据上风，尽管赢的非常艰难，但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男女双方只有保持独立自由的人格，并在这种基础上建立一种超越肉体和物质的精神关系，男女双方才能保持平衡，厄秀拉坚持自己的信仰，坚信自己的追求，执着地继续追求下去，在有血有肉的男女之间架起一座完美的沟通与理解的彩虹。她拒绝重复自己母亲和祖母的悲剧，无论曾经受过多大的挫折，她也不忘初心。在小说的结尾，厄休拉看到了象征着重生、圆满和幸福的彩虹。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中，厄休拉找到了一生的伴侣伯金。

随着学识的增长，女性开始自我觉醒，意识到自我价值。《虹》之所以可以经久不衰，正是因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通过阅读这本小说，可以感受到妇女在自己的时代成长的缩影和理智上的进步。女性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外界加在她身上的标签。女人应该为自己而活，而不是活在别人的期望之下。

5 总结

《虹》是劳伦斯的代表作，是他在文学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之一。本文旨在说明不同类型的婚姻，探讨在《虹》相对理想的婚姻类型。这本书既是一部史诗，也是一部悲剧。然而，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虹》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乐观的悲剧。

整部小说，彩虹是表达作者的主要观点的意象。彩虹是美满和幸福的化身。虽然三代都没能达到理想的婚姻，至少他们已经为争取自己的幸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莉迪亚用无言的行动来表达对她的不满对男权社会；安娜直白地表达她的需求和意图，但她已经采用了既伤害自己和她的丈夫这一两败俱伤极端的方式；厄休拉采取了更理性的方式来显示她的身份和个性，然而，她仍然无法收获快乐的婚恋。幸运的是，厄休拉在《恋爱中的女人》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伯金。从三代布朗温家族中的生活的经验，显而易见，随着社会的转型，人们对生活的预期发生相应的变化，人们对婚姻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也有了更加正确的认知。

人们必须讲爱和激情区别开来。男性很容易地对女性热情，或许他并不会爱她很长一段时间。激情只是爱情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在恋爱关系中只有激情不能善始善终。

在劳伦斯的观点，女人应该有自尊和自我。只有当一个女人清楚地知道她的心思，她才能收获一个完美的婚姻。在劳伦斯的心中，要达到理想的婚姻，一对夫妇应该具有精神和身体双重满足。与此同时，他们应该保持自己的个性。这也告诉读者一个理想的婚姻是不容易实现的。通过分析这本小说，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伴侣是天生理想的夫妇。一对夫

妇必须有和解和相互理解，并在同一时间，让他们保持自尊，坚持自我，以期达到一个完美的婚姻。本文分析了在劳伦斯的心目中理想型的婚姻以及灵魂和肉体关系在婚姻关系中的平衡，这是以往的研究没有足够重视到。它可能会提供在这样的角度下的研究的灵感。本文旨在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虹》，集中探讨劳伦斯所描绘的理想的和谐两性关系。本文将主要分析三位女性角色，莉迪亚·兰斯基，安娜·兰斯基和厄休拉·布朗温来阐述作者所强调的灵肉结合、富于人性意义的性爱观。

参考文献

- [1] Fan, Guangqiang. The Harmonious Male-Female Relationship under the Pen of D.H. Lawrence [MA]. Shenyang: Northeast University, 2007
- [2] Lawrence, David Herbert. The Rainbow[M]. Beijing: China Translation an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1
- [3] Liu, Xiao. Women's Ideas of Love In Lawrence's Major Novel[MA]. Shanghai: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05
- [4] Ning, Yujie. On Lawrence's male supremacy in The Rainbow[MA]. Shijiazhuang: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2007
- [5] Selden, Raman.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M]. London: Oxford, 2010
- [6] Beauvoir, Simone de. The Second Sex[M].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1
- [7] Song, Lihui. An Ecofemin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in The Rainbow [MA].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2009
- [8] Wang, Jing. An Optimistic Tragic Epic[MA]. Hefei: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2006
- [9] Wang, Liqun. D.H. Lawrence's "Star-Equilibrium" Principle Embodied in The Rainbow [MA]. Harbin: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2008
- [10] Xu, Jixiu. Of the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Reflected in D.H. Lawrence's The Rainbow [MA]. Shenyang: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2006
- [11] Yang, Guang. An analysis of women characters written by Lawrence [MA]. Shenyang: Liaoning University, 2004
- [12] Zhao, Chenguang. The Resurrection of a Phoenix [MA]. Tianjing: Tian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005
- [13] Zheng, Lijun. A Search for D.H. Lawrence's Idea harmony of Male-Female Relationship in The Rainbow and Women in Love [MA]. 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1
- [14] Zhou, Yameng. Writing Achievements in The Rainbow[MA].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2002
- [15] 梁根顺.《虹》和劳伦斯的性爱观[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8(12)
- [16] 单昱. 从《虹》三代人的婚姻探索劳伦斯和谐的婚恋观[J]. 时代文学, 2012(8)
- [17] 王冬梅. 劳伦斯对建立和谐两性关系的——试论《虹》对两性人格的思考探求[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7(5)
- [18] 朱婷婷. 时代脉动的符号[J]. 扬州大学学报, 2009(9)

Conflicts Between Soul and Body of Three Generations in The Rainbow

XIE Xinyu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No.2 South Lushan Road, Changsha / Hunan Province, 410082)

Abstract: The *Rainbow* (1915) represents David Herbert Lawrence's utmost achievements in fiction. It depicts an epic of the daily life of Brangwen family, the process from an agriculture society to an industrialized civiliza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balance of male-female relationship.

This thesis aims to analyze the conflicts and reconciliation of soul and body of the three generations in *The Rainbow*. Tom and Lydia's marriage is a seemingly harmonious marriage in the pastoral era for their alienation in soul and union in body. William and Anna's marriage is a deteriorated marital relationship in the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because of their clashes in soul and consummation in body. Ursula and Skrebensky's love is a fruitless love in the modern society, on account of their independence in soul and indulgence in body. The three generations have their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differences.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a relatively ideal marriage pattern in *The Rainbow*.

Keywords: Male-female Relationship; Marriage Pattern; Conflict